

介休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清·嘉庆版

介休县志专輯



清·嘉庆版
介休县志

(标点、简化字排印)

上

政协介休市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九四年九月

清·嘉庆版《介休县志》标点重印

序

地方志为“一方之全史”，其文有区域性、原始性、连续性、广泛性等诸多特点。

介休县志的纂修可谓源远流长。早在明代，先有隆庆和万历年间的知县主持纂修；到清代，继有康熙本、乾隆本、嘉庆本县志先后出台，稍后有光绪本成稿；到本世纪初，又有民国志刊印问世。

缘于岁月的流逝和人事的湮没，介休旧志现存本已屈指可数！加之以往的志书没有标点，且用繁体字排印，今人阅读十分不便，难怪有人说：“有眼不识荆山玉”！这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委将清代嘉庆版旧志整理断句，用简化字横排刊印，使频失之典再显

光华，裨益于后人。对梦寐以求者，这无疑是一件珍贵的礼物，对有志研究“荆山玉”者，也无疑提供了条件和便利。

清·嘉庆版《介休县志》，凡八册，共十四卷。一八一九年由知县陆元鏊主持纂修刊印。该志经过前几任知县旁搜博访，又吸取了前几代修志的成果，经“补其未备，整其未厘，琐者并之，混者剖之”，遂成是编。全书采摭繁富，博而得要，其文崇雅黜浮，默寓扶救之意，历来为世人所推崇。细品味该文、介休“古邑名邦”、“荟萃人文”、“淳朴民风”、“山河表里”，皆昭然若揭，一方乡情，展卷可得！

宥于时代局限，志书中不可避免存在有皇言圣恩、烈女节妇、天人感应等封建烙印。但为了顾及保存文献的完整性，避免动骨伤筋，这次整理重印对明显需要删掉的章节一并作了

保留，望读者“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”。

整理重印旧志旨在“使前有所垂，后有所征”。当前，正值政通人和，阜康盛世，发扬以往修志传统，编修介休新方志已是刻不容缓的急务！望有志者能为“功在当代，惠及子孙”的幸事献计出力，尽心尽责。为发展介休市各项事业，促进介休两个文明建设，为建设强市谱写新的一页。

介休市市长 张怀文

一九九四年九月

重修介休县志序

甲戌春，介休新志既成。其文崇雅黜浮，默寓扶救之意，史才也，而学识兼之矣。盖县之得名以其山，山之得名以其人。自介子推后，若郭有道、文潞公代有兴起。古今移风易俗，全赖前型矜式以启迪于后。然则，邑乘之修其所关于官斯民斯者，詎仅操三寸不律，漫为登削云尔耶？欲使见之者共励夸修，而寓以化导之，意斯善矣。邑宰徐君慨前志之湮芜，重为增订，未及成书而引疾以去；陆君寸园莅任兹土，公余之暇，旁搜博访，踵而成之。二公之志，存经济以化民成俗为己任者，若合乎节，将见政治日新，风俗日上，观风土而知习俗之恒，观人物而知前贤之训，观宦迹而知居官之宜。后之居斯土莅斯民者，皆将于此志

乎？是赖余于壬戌甲子两权汾郡，兹之来又逾五年，每见介之俗，慕义而循礼，甲于郡属，而好为浮夸，时所不免，尚赖守土者善为化导，邑之士君子，立之标准，以仰副圣天子敦本崇实之意，追踪于前贤，必有攀郭躋文而节义事功之兼懋者，是诚余之厚望也夫。

嘉庆十九年，岁在甲戌，暮春之初。

诰授朝议大夫知汾州府事沧州叶汝芝撰

序

志与史，体裁同而立法异。史为一代垂典章，志为一邑具文献。分门别类，毋凿毋夸，大小判而其例同也。至于臧否人物，笔削维岩，一切大奸大佞，胪列之不稍，假用昭信史。而志则善善从长，凡行谊之不齿于乡者，概黜弗录。漆园所谓邱里之言，合十姓百名以为风俗，于屏弃之中寓惩创，使里社后生知所

鑒戒，非隱惡而仍無溢美也。則志特與史參異同，亦豈遽變其例哉？癸酉秋，余由壽陽量移茲土，號稱繁劇。溯自隨會食采以來，地日辟，國日強，岩壑鍾靈，達人代起。公余求介子之田，謁有道之阡，尋鄂國之壘，訪潞公之間。縱覽版圖，橫汾划其北，綿岐擁其南，河山表里，依然帶砺盟存，而“蟋蟀”、“扶杜”之流風已渺，不可復問矣。因日進邑，父老為詢利弊、議廢興，而旧令尹、徐君，首以邑志閱四十余年不加修，茲採訪已集，曾屬前任熊公兆占，草未就，經裁定者僅十之三，事中輟，殊耿耿于心，為余告。夫介比戶素封，文物聲名甲于并冀，處易成之地，謀當輯之書。余不敏，幸踵徐君后，敢不亟圖卒業？爰邀陽曲鄭孝廉起昌、會稽陳明經廷球，仍偕熊公，取通志、府志諸載籍，日夕討論，校仇，補其未備，整其未厘，瑣者并之，混者剖之。得卷

十四繕，請郡伯叶仲田先生閱定，謬蒙許可，囑再為搜羅藻飾。徐君旋起病來晉，復與考訂、增益，遂成是編。己卯秋，付剞劂焉！余維輿地記載之，古莫如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志，而后賢猶訛其缺漏，他若剡錄齊乘，舉重宋元，迨乎有明偏隅，各叙其略論者，獨推朝邑志為絕作，次武功以其義例分明，條目該括，能以少許勝多耳。是編因陋就簡，何能盡刪繁芜，悉除抄襲，上希史家之秉筆，而為綿上搜軼事，汾曲拾舊聞，參互稗官，折衷月旦，即有古今。聚訟存而不論，論而不議。卒未嘗逞臆斷焉，書缺有間矣。其視史大同小異，有當于志乘立法與通人博士之考證與否，則皆余之所不計也，是為序。

嘉慶二十四年，歲在己卯，八月既望。知介休縣事桐鄉陸元鏞撰。

原序（明·万历版）

志以纪往征今也。介志四十年来犹仍其旧沿革数易，岂足为文献征哉？余夙志纂辑，愧立面墙二十六年，得王君一魁志草，乃十九年以前者。至二十七年夏，余敬以其事授学博陈君翔鸾，适学宪辟主书院，不得卒其业。未几，又量移徽州别驾去。虽聊亦具草，而讨论未及，抑何难哉！余不得已，于暇日取旧志，泊王陈草，谬加删定，即事分类，汇成一编，大抵据睹闻为实录耳。何恤乎短浅，何计乎知罪！

万历庚子三月，渭南史記事撰

原序（清·康熙版）

周制，王朝及侯国咸置史官。故曰：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。沛

公入关，萧何收秦典籍，知四方厄塞、钱谷、甲兵。司马迁易编年为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表。昭代遴选，辞臣纂修，一统志簿。海内外凡省府州县之志，责之有司讨论，维谨埴承乏兹邑，际会同文之治，网罗遗编，咨询故老，拾遗补阙，汇辑成书。载稽班掾，前汉书迄宋、辽、金三史之职方，考及《山海经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郡国志》括地诸书，皆地志也。而旁通事文，鸟兽草木与国史相表里。前哲云：史职、史才、史学，曩曩乎难哉！先是明经侯诏封因，后先旧志经纬起草，今明经王之舟采远近见闻，搜罗补苴孝廉降纬考求订正，埴裁定润色，乐观大成焉。于戏坟典邱索，虽邈矣无存。而左国史汉犹粲焉！可睹东壁西园，固忝生花之笔，石渠天禄，尚希稽古之荣，遂共为一书。洵文献之足征各宣

其力，抑名实所具瞻也。

康熙三十五年，丙子秋月，榆阳王埴撰

原序（清·乾隆版）

余既莅介之明年，政简俗诚，邑绅金以修志请。谓自榆阳明府纂辑以来，七十有余载。缺焉未续。大惧典型失坠，故老雕残，后世征信为难也。余以谫陋，自维弗胜，顾一邑文献之垂，所系纂重，职在有司，虽欲辞之不可。于是酌诸旧乘，参以郡志、通志，与广文、雷、李两君为之发凡，而起例又访求遗彦淹贯典坟者，得梁明经杰、王茂才佑、任文学大廩、茹参军纶常，相与采拾见闻，讨论故实，至今春属草初就。呈之郡侯孙公以为体裁弗逾，于此宜芟芜润藻，勒成一代之典，以昭示来许。因于公余之暇，复据胸臆，订讹补遗，自夏徂秋，而后卒业。乃付梓间。尝论

之。志之所重者，首惟良吏，次即名贤。有良吏则俗易风移，有名贤则可传可法。他若山川、贡赋、城郭、井疆，不过按籍书其成迹，无足动流连慨慕之思。而介自秦建县迄于今，兹志中所载卓卓不可磨灭者，宰官：在晋惟魏昌贾公，在明惟渭南史公。人物：于汉则郭有道，于宋则文潞公。遥遥两千载，屈指仅此数人。余或幸列行间，猝然询之，漫不省记。呜呼！称名不朽之难，而笔削之严亦可概见矣。余承乏斯土，风雨星，好时虞一不得当，则公餗之覆悔不可追。惟我国家休养既逾百年，今天子化周，域外凡在民生，罔不克遂。邑在绥服之中，匹夫匹妇，或兴礼、让、敦、节、义，不劳令长施为？自安帝则若，余之手辑是编，得积岁时而成者，皆讼庭无事之明验也。他日轺轩下采，固知此邑之风俗，人心犹然唐虞三代之盛！而文献亦于是有征。邑绅其或以余为不

事此请也欤！

乾隆三十五年，岁在庚寅，畅月既望，知介休县事山阴王谋文自序于再思堂之西清。

域中三大权，史居其一。而史才自古为难，志即具史之体，史难志亦难。故虽随时纪载要必，洞悉民风，周知得失。凡沿革之由，兴除之用，咸备焉。斯为善也。介擅山河之胜，自秦置县以来，或升为郡，或列为州，历代掌故并称要区。我朝仍明代之旧，隶于汾州，左控神京，右通梁雍，腹地之大邑也。而四方商贾辐辏，服物日就奢靡，揆诸旧乘所载，不禁为之掩卷三叹。要非宰官善政、善教，其能令风尚之遽复于古哉！忆丁亥之夏，冀宁观察使徐公守太原时，报最入覲，仆适遇于外朝，问晋中吏治，曰某也贤，某也贤，皆能羽翼上官，布昭圣化。而我参军王君明达

善断，今以才猷荐，异日作宰官必称良吏，心窃志之。明年秋，王公果量移我邑，不数月，里人至此者，咸谓公下车即缮城浚濠，建复书院，有善必奖，虽穷丐不遗；有恶必锄，虽大猾不惧；丽服有禁，游民知警。此真能作民父母，有善政善教之实者，乃大为桑梓庆，而信徐公之言为不妄。己丑冬，公纂志将成，以仆谬当邑望，特遣人乞数言，弁首嘉命虽殷，自惭谫陋，应之恐不得当，顾志载人文风俗之盛衰，寓善善恶恶之微意，有关于治术，非浅鲜，窃愿得附片词为幸，溯邑志自莲勺史公修于明季万历庚子，泊榆阳王公葺于昭代康熙丙子，一则约而该，一则博而详，二公任我邑无废。弗举志乘犹切，搜罗苦心至今，文献是赖我王公，系出阳明先生之后，文章政治并有渊源，我知案牘之余，广征博采，运以班掾之笔，凡民风、得失、沿革、兴除必粲然。

而皆备非特继莲勺、榆阳两公而上之。而史才于是乎见，而大权亦于是乎在仆归里。有日将登堂而卒是编之业，并乐观政教之成也。是为序。

乾隆三十四年，岁在己丑，长至后一日。诏举经学，诰授中宪大夫，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国子监祭酒，邑人梁锡珣撰。

介休县志凡例

介休旧志，修自乾隆庚寅，迄今四十余年。事以时增，缺而未载。兹罗采县事，详加访核，续为此编。凡城郭之修治，坛庙之建设，职官之历任，选举之姓氏，赋役之更易，人物之显荣与夫孝义节行之可风者，汰其太繁，益所当载，不敢夸多斗靡，亦不敢语焉不详。所有凡例条次于左：

——分野为修志之始事，然星一度略当三百六十里，介维蕞尔，何能相征？或谓参井，或谓紫参，终多指驳，故分星仍遵旧志。惟征引过繁，为删其泛滥，以便观览。

——介休沿革自汉以来，倏郡倏州，变易靡定。旧志征引颇详，为遍参史志，略加增减，至虞、夏、商三代属并？属冀？经史鲜征，故不复载。

——疆域门，旧志分类太多，今将村、乡、堡、寨合为一门，祥、异、兵、氛合为一门，衢、巷、坊、表、市、集皆附于城池之后，以免琐碎。

——冢墓，旧志附于坛庙之下，今移次古迹后，以归一律。职官中，德政卓然者，既为序，其大凡列于宦绩。其或岁月久远，口碑犹在而实迹难稽，或恂悃无华，不事更张，而慈祥共戴，皆于职名下注明，以见不没人善之